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洞天  
卷三 培連理 斷冥獄推添耳書生 代賀章登換眼秀士

詩曰： 野草青青土一丘，千年埋骨不埋羞。

慙慙寄語人間婦，自古糟糠合到頭。

此詩是方正學先生過朱買臣妻之墓而作，勸世間婦人休嫌丈夫貧賤。且莫說貧賤的有時富貴，縱使終身不富貴，也該到頭相守。倘必希圖他年富貴，勉強守著目前貧賤，就不是個有意思的婦人了。朱買臣之妻是個有意思的，丈夫要去求官，還該阻他，不要他去。你道漢武帝時的官，可是容易做的？買臣只為貪著功名，後來坐張湯事，懼罪自殺。皆緣妻子嫌他貧賤，激他走這條路，豈非為妻子所誤！假如妻子肯到頭守著糟糠，丈夫也便到頭守著貧賤，何至貪求富貴，以至刑戮。所以方正學詩中，並不較量富貴不富貴，更不提起會稽太守馬前潑水之事，只說『糟糠合到頭』。然天下婦人，不嫌丈夫貧賤的還有，不嫌丈夫廢疾的卻難。富貴危險，或不如貧賤安穩。若說廢疾人，倒勝過五官具足的，這卻誰個肯信？如今待在下說一奇女子，不但不嫌丈夫貧賤，並不嫌丈夫廢疾。才女愛才子，就如才子愛才子一般；夫妻相愛，竟像朋友相識。後來神明靈應，把廢疾忽變好了。

此事出在明朝洪武年間，南直揚州府有個秀才，姓莫名豪，字千英，丰姿秀美，文才敏捷，賦性豪爽。不幸父母雙亡，家道蕭索，胸中雖有才，手中卻乏鈔。人情只重有『貝』字的纔，不重沒『貝』字的纔。所以年近二十，未諧姻眷。只結交得一個好朋友，那人姓聞名聰，字作謀，學識淹博，議論雄快，與莫豪是至交。時常相敘，攀今弔古，談起來便是竟日。聞聰常說：人不當以成敗論英雄，設使少康若敗，便是有窮的多士多方；武庚若成，便是有商的一成一旅。可笑世人識見淺薄，見伯夷指武王為暴，便道奇怪，不敢真個認他為暴；見武王指洛民為頑，便都說是頑了。又常言短喪之制，不是漢文帝始，是漢景帝始。文帝素性謙恭，當其踐位，有讓三讓再之文；勸其立儲，有重我不德之詔，故臨終亦自謙德薄，遺命短喪。文帝雖如此謙恭，在景帝自當盡禮。若雲父命宜從，則辭踐位，即不該踐位；辭建儲，即不該建儲，連景帝也不必立了。奈何獨從其短喪之命，這不是短喪自景帝起的。又常論斷王導為奸臣，溫嶠為逆子。嵇紹雖忠，未能全孝，不如向有向北坐的王裒；王祥雖孝，有缺於忠，不如必在汶上的閔字。如此妙論，不一而足。莫豪深加嘆服。但那聞聰有一件酷好的事，是仙家修煉之術。妻室也不肯娶，常閉戶獨坐，做那養真運氣的工夫。原來做這工夫，須要有傳授，若得法便好，若不得法，反要弄出病來。聞聰無師之學，未從其法，竟把一雙耳朵弄聾了。卻又有一件奇事，時常夢到陰司，替冥官斷獄，夢中聽訟，耳卻不聾，及至醒來，依然聾了。聞聰自笑道：『昔有僕夫夜夢為王，日間雖勞，夢中卻樂，吾今雖聾，又何病焉！』人有不信他的，都道他是鬼話，又見他耳聾，是個殘疾人，不甚敬重他。只有莫豪始終欽服，常對他說道：『《史記屈原傳》云：王聽之不聰。楚懷王何當耳聾，只為心裡不聰，便與耳聾一般。據我看來，世人皆聾，唯兄不聾耳。』因即題詩一首云：豈惟耳目有聾盲，心不聰明病與均。

人世即今多耳目，能聞能見幾何人。

莫豪正與聞聰說得著，不想聞聰自恨修煉不得法，欲出外遍求仙方，遂別了莫豪，往臨安天目山訪道去了。

莫豪自聞聰別後，甚覺寂寞，雖還有幾個朋友，都不甚相契。其間有一人，姓黎名竹，號淇卿，因他頭有瘡，光禿無髮，人便順口叫他『黎』，又叫他『竹』，又叫他『黎和尚』。那人本是個包攬詞訟的秀才。莫豪原與他意氣不合，他卻偏要強來親近，每有呈詞手謁，及與人爭辯的書札，便把來與莫豪看。

莫豪見他文字不濟，忍不住替他改削了幾次。外人見了莫豪改削過的，都交口稱贊。黎竹大喜，後來便竟求莫豪代作，也略把些潤筆之資相送。又知莫豪好飲，常置酒相款。因此，莫豪亦不復拒之。一日，黎竹與莫豪對酌，因說道：『吾兄善於詼諧，喜笑怒罵，皆成文章。小弟昨日受了一個駝背人的氣，求兄做一首駝背的詩去嘲他。』莫豪乘著酒興，隨口念道：哀哉駝背翁，行步甚龍鍾。

遇客先施禮，無人亦打躬。

有心尋地孔，何面見蒼穹。

仰臥頭難著，俯眠腹又空。

蝦身窄且縮，龜背聳還豐。

兩不沾懷內，臀常曬日中。

娶妻須疊肚，摟妾怎偎胸。

樺石差堪擬，斷環略可同。

小橋稱雅號，新月笑尊容。

赴水如垂釣，懸樑似掛弓。

生來偏侷促，死去也謙恭。

黎竹聽罷，不覺大笑，便取筆寫出，袖著去了。一日，又來對莫豪說道：『前日嘲駝背的詩甚妙，今日還要做首嘲鼻與癩鼻的詩。兄可肯做麼？』莫豪笑道：『就做何妨！』便又帶笑念出兩首詩來。其嘲鼻的詩道：鼻是前緣，夜來開口眠。

讀書聲不出，講話語難傳。

聞香全不覺，遇臭竟安然。

一事差堪用，教他看糞船。

其嘲癩鼻的詩道：

世間癩鼻最蹊蹺，形得眼高嘴又高。

將去面光渾不礙，打來巴掌任橫超。

踏平鬼臉羞堪擬，跌匾尿瓶略可描。

面孔分明如屁股，中間反嵌一條槽。

莫豪念畢，笑得黎竹眼花沒縫，又牢牢地記著。莫豪笑道：『兄只顧要嘲人，全不想自己亦有可嘲之處。吾聞外人嘲兄為「黎和尚」。如今待小弟替兄解嘲何如？』說罷，便取筆寫出幾段笑話，乃是《和尚笑鑿鑿》與《鑿鑿答和尚》的謔語。

《和尚笑鑿鑿》云：

兩頭一樣光，甘苦不相當。

我光是披剃，你光因鑿瘡。

一樣兩光頭，我淨你卻垢。

走到人前去，嫌你腥臊臭。

和尚解風流，能將信女勾。

婦人喜和尚，不喜？鑿頭。

《？鑿答和尚》云：

隻言和尚斬六根，發去哪知根尚存。

頭尚破除惟我淨，光光不剩一絲痕。

天風吹落滿頭芳，誰道輪老我潔郎。  
一頂梅花渾似雪，？鏡頭上放毫光。  
人見禿驢吐涎去，只因和尚不吉利。  
時來曉夜要搔癢，唯有？鏡最利市。  
偷香手段禿驢高，我輩風情也不饒。  
誰道婦人不喜？，世間唯有？鏡騷。

莫豪寫畢，撫掌大笑。黎竹看了，也禁不住笑，心裡雖怪他尖酸，卻因常要求他文字，只得忍耐，欲待也做幾句嘲他，又做不出什麼。

過了幾日，莫豪因飲多了新酒，染患目疾，悶坐在家。黎竹叩門而來，相見問候畢，袖中取出一紙，說道：『弟聞尊目有恙，特覓一妙方在此。』莫豪接來張眼看時，上寫道：木賊草去兩頭，何首烏用其尾，敗龜板取其中。

莫豪見了，變色說道：『兄怎生這等罵我！』黎竹道：『如何是罵兄？』莫豪道：『「木賊草」去了兩頭是「賊」字，「何首烏」只用其尾是「烏」字，「敗龜板」只取中間的「龜」字。

罵我賊烏龜，是何道理？』黎竹道：『木賊草、何首烏，都是眼科中妙藥，龜板也是滋陰的，正對兄目疾，休猜差了。』莫豪道：『兄莫亂道，這方法不是你寫的。必是哪個教你寫的，你實對我說。』黎竹被逼問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『其實是一個家表弟教我寫的。』莫豪道：『令表弟好沒道理，他姓什名誰？』

黎竹道：『他是家姑娘之子，姓晁。』莫豪道：『向來不聞兄有這個表弟？』黎竹道：『因他年紀尚幼，故一向不曾說起。』

莫豪道：『他與我素不相識，何故便如此惡謔！』黎竹笑道：『他聞小弟被兄嘲笑，故代為奉答耳！』莫豪道：『小子太弄聰明，待我也答他幾句。』便叫黎竹代寫，自己信口念道：木除草去用中央，賊善醫人賊亦良。

何首取梢龜取腹，烏龜肚裡有奇方。

黎竹代寫罷，笑道：『他把個啞謎兒嘲兄，如今反被兄嘲了。』莫豪道：『這只算答他，我今也把個啞謎兒嘲他幾句，看他如何答我？』便又念出四句道：上有兩山橫對，下有半朵桃花。

或作縮頭龜子，龜龜不甚爭差。

念畢，又教黎竹寫了，『一併拿去與你那表弟看。』黎竹道：『這是什麼啞謎？』莫豪道：『兄莫管，只聞令表弟可猜得出！』黎竹含笑而去。次日，又來說道：『兄昨日的啞謎，家表弟一猜便著，這是嘲他姓的「晁」字，他細細解與我聽說：『「兩山橫對」，是上面「日」字；「半朵桃花」，是下面「兆」字；「龜子」、「龜龜」者，因古體「晁」字，是「日」字下加「龜」字，其形與「龜」、「龜」等字相類耳！』莫豪笑道：『虧他猜，卻也聰明。』黎竹袖出一紙道：『他今也把尊姓的「莫」字，答嘲幾句在此，也教我寫來與兄看哩！待我念來你聽。』說罷，便看著紙上念道：似美不是美，如英不是英。

縱使胸中有子曰，可憐徒作草間人。

莫豪聽罷，倒歡喜起來，說道：『令表弟才思敏給，是一個極聰明的人。』黎竹笑道：『他恁般嘲你，你倒喜他。』莫豪道：『兄不曉得，贊得不通，贊亦沒趣，嘲得好時，嘲亦快意。你有這等一個聰明表弟，如何不同他來與我一會？』黎竹道：『家姑娘早寡，只生此子。因他年幼，愛之如處女，只教他閉戶讀書，不要他接見朋友！』莫豪道：『他今幾歲了？』

黎竹道：『纔十六歲。』莫豪道：『十六歲也不為年幼了，如何不要他見客？既是他不肯來，待小弟目疾稍愈，先去拜他。』

黎竹道：『家姑娘性極板執，吾兄就去，也未肯肯放表弟出來接見，反要怪小弟牽引多事。不如且消停幾時，等他成人後，相交未遲。』莫豪沈吟道：『也罷，令表弟既不可即見，待小弟把他嘲我的言語，再破幾句，看他可能更答否？』黎竹道：『這個使得，待我再替兄寫去與他看。』莫豪便又念道：似美正是美，如英正是英。

人雖伏草下，其人是大人。

黎竹寫來袖著，作別去了。停了幾日，又到那晁家來。

看官，你道那晁家表弟是誰？原來不是黎竹的表弟，乃是黎竹的表妹。黎竹姑夫晁育華，只生此女，小字七襄，姿容彷彿天仙，聰明勝過男子。身邊有個侍兒，名喚春山，年紀比七襄小兩歲，也生得娉婷伶俐，頗知文墨。七襄與她如姊妹一般相愛。不幸晁育華早逝。母親黎氏，孀居無倚，欲招贅一個女婿在家，卻急切難得個女婿，常托黎竹替他留心選擇。這黎竹若是個有意思的，便該想佳人必須配才子，纔如莫豪，正堪與七襄作配，況又是你的相知，這段美姻緣，便急急該替他玉成了。爭奈黎竹是勢利小人，他與本城一個富家子弟古淡月相好。

那古淡月斷弦未續，欲求七襄為繼室。黎竹有心要做這頭媒，怎肯把表妹作成窮朋友。所以，在莫豪面前，只說是表弟，並不說是表妹。正是：佳人與才子，理合聯姻契。

表兄不玉成，詐稱妹作弟。

黎竹對莫豪便不說實話，及到晁家，卻又常把莫豪做的文字與七襄看。七襄深服其纔，又知他尚未聯姻，甚有相慕之意。

因聞其善謔，故也替黎竹寫個藥方兒去嘲他。卻被莫豪答嘲過來，七襄見了，口中雖埋怨黎竹不該說出『晁』字，被他輕薄，心裡卻愈愛莫豪的聰明，因也把『莫』字來嘲幾句，看他怎生回答。及見了莫豪的答語，一發歡喜。黎竹道：『他還要你再答，你不可弱與他。』七襄笑道：『答之何難！』隨又將『莫』字再做幾句道：有言可陳謨，無金不成鏤。

摹擬手空揮，摸索纔終落。

若應募卒力不堪，欲作幕賓中折角。

七襄這幾句，正道破了莫豪的心事。第一句贊他的纔，第二句憐他的貧，第三、第四句嘆他淪落不偶，第五句說他不肯棄文就武，第六句說他不屑為門館先生。此非相嘲，實是相惜。

黎竹卻不解其中深意，只道是相罵的言語，正要七襄罵斷了莫豪，絕了他求見之意，便寫將去與莫豪看。此時莫豪目疾已漸愈，一見此語，喜得手舞足蹈；不但愛其巧思，又感其知己，便再三央浼黎竹，要他引見。黎竹左支右吾，只不把實話對他說，及問晁家住在哪裡，又不肯說出。莫豪乃私問黎家的小童，方纔得知了晁家的住處，竟寫個眷教弟帖兒自往拜訪。到得晁家門首，恰值晁母掃墓回來，正在門前下轎，後面隨著個老嫗。

莫豪等晁母下了轎，進內去了，方走一步，把帖兒傳與那老嫗，說道：『我莫相公，特來拜望你家大官人。』老嫗道：『相公莫非差了，我家只有個小姐，並沒有官人的。這帖兒不敢領。』莫豪心疑，因問道：『宅上可是姓晁？』老嫗道：『正是晁家。』莫豪道：『有個黎相公，可是宅上令親？』老嫗道：『他是我家老安人的內姪，時常往來的。』莫豪道：『可又來，黎相公說宅上有個十六歲的官人在家。』老嫗道：『只我家小姐便是十六歲，哪裡還有什麼官人？相公聽錯了！』莫豪聞言，纔曉得黎竹一向哄他，所云表弟竟是表妹。因又婉言問道：『不敢動問宅上小姐，可是知書識字的麼？』老嫗笑道：『我家小姐的才學，只怕比那黎相公倒勝幾倍哩！』莫豪聽罷，十分驚喜，想道：『這等說起來，前日那些巧思妙語，都是這小姐的了。天下有恁般聰慧女郎，我向認她是男子，欲與之為友，今既知是女子，決當與之為配。這媒人就要老黎做便了。』

遂急急奔到黎家，要求黎竹做媒。正是：前此只思歌伐木，從今方欲詠天桃。

黎竹被莫豪央懇不過，只得假意應承；及見晁母，卻並不提起莫豪，反替古淡月議婚。晁母嫌那古淡月是紈袴之子，又是續娶，恐女兒不中意，不肯輕許。黎竹怏怏而歸，莫豪來討回音時，只推姑娘不允。莫豪料黎竹不肯玉成此事，只得另尋別人作伐。訪得晁家有個親戚，姓涂名度，是小姐的表叔，莫豪特地央他去說親。誰知這人就是前日黎竹要嘲他的駝背翁，人都叫他做駝塗

度。他曉得前日嘲他的詩句是莫豪所作，正怪其輕薄，哪裡肯替他去說。莫豪沒奈何。又尋兩個常在晁家走動的媒婆，托他撮合。那兩個媒婆，一個叫做瘡鼻謝娘娘，一個叫做？鼻命媽媽，恰好也是莫豪嘲過她的。黎竹聞知莫豪要央她，便先去打了破句。兩個也都不肯去說了。正是：仙郎無計尋烏鵲，織女何由渡碧河。

莫豪無媒可央，好生憂悶；又聞古淡月家也在那裡求親，恐被他先聘定了去，日往晁家門首探看。一日，也是機緣偶湊，恰好又遇見了那個老嫗，莫豪便上前深深地唱了兩個肥喏，備述求婚之意。老嫗見他來意誠懇，許他代稟主母。莫豪歡喜，再三叮嚀稱謝而去。老嫗即入內對晁母說知，晁母前日在門前下轎時，已曾見過莫豪的相貌，又曉得女兒常贊他的文字，因便使春山去探問七裏的意思。春山極言小姐平日愛慕莫豪之才，今日若與聯姻，正中其意。晁母遂欣然依允，令老嫗至莫家回覆。

竟擇定納聘吉日，然後傳姑娘之命，教黎竹為媒。黎竹那時不得已，只得做個現成媒人。正是：月老意中思淡月，冰人心上冷如冰。

非開撮合居間力，自是先通兩下情。

莫豪納過了聘，即選定了入贅佳期，打點要做新郎。誰想好事多磨，舊時目疾，忽然復發，比前更甚。兩眼紅腫，疼痛異常，連忙請醫看視。那醫人姓鄧號起川，是專門眼科，看了莫豪兩目，說是外障，不但要服藥，還須動手刮去眼中浮肉筋脈，方纔痊可。莫豪任他刮了幾次，腫痛之勢雖稍緩，只是兩目越覺昏沈了。莫豪見鄧起川手段不甚妙，又去請個有名的官醫奚仰山來看。那奚仰山聽說刮去眼中血肉，便道：『目得血而能視，如何反把血來損去，還虧請得我早，若再遲兩日，不可救了！今宜速服補血之劑。』莫豪信以為然，連服了他幾劑煎藥，哪知兩目倒添起翳來，心中好不焦躁。此時入贅之期已近，爭奈目疾不痊。只得回覆晁家，改訂吉期。一面急欲另請良醫調治，又伯服藥無效，特請一個會用針的醫家來問他。那人姓樂號居一，高談闊論，自說針好了多少疑難癥候：『今看尊目是內障，若把外障來醫便差了。只須於兩手兩足各下一針，其目自愈。』說罷，做張做智的取出針來，先從兩手針起。誰想一針纔下，莫豪早昏暈了去。樂居一吃了一驚，忙取湯來灌醒，搖頭道：『暈針的人，下針不得！』遂辭別而去。莫豪連請了幾個醫生，都不見效，十分著急。忽一日，黎竹薦一個會灸的和尚來。

那和尚法名溫風，自言灸法之妙，諸病可立愈。把莫豪背上手腳上都灸到了，末後又在兩隻眼眶之側灸了一火。這一灸不打緊，莫豪的兩眼竟斷送在他手裡了。看官聽說：大約『疾』字從『矢』，『疾』字最急；『睚』字從『丙』，『丙』屬火。凡有疾病的，未有不火上昇、心焦躁。醫者須要平心和氣，緩緩而來。不但病人性急不得，醫生也性急不得。

所以古來神醫，或名和，或名緩，觀其命名之意，便可知其醫法之高。今莫豪急於求愈，醫者又急欲奏效，哪知火氣攻入太陽，其目遂成不救。莫豪常戲言和尚不吉利，今被黎和尚薦一個溫和尚來，把他兩目弄壞，可憐一個聰明之士，變成殘疾之人。正與那好朋友聞聰一聾一瞎，恰成一對。有一篇言語，單說那兩人的苦處：一個靜聽不聞雷霆之聲，一個熟視不見泰山之形。一個腹中雖具八音，耳邊辨不出宮商角徵；一個肚裡實兼五色，眼前哪曉得赤白黃青。一個以目為耳，有言必要寫與他看；一個以耳為目，有字還須念與他聽。一個聲在西方，偏去向東側耳；一個客臨南首，卻去對北恭身。一個當面罵他，也只是笑；一個揮拳試你，毫不知瞋。一個啞子對他張口，贊道這曲兒唱得甚妙；一個鬍子騙他摸嘴，怪道那話兒生得恁橫。一個現逢燕語鶯歌，何緣領略；一個縱遇花容月貌，沒福識荊。可憐害著聾和瞎，枉自誇他聰與明。

凡醫道之中，唯目疾最難醫，往往反為醫所害。目有翳，便不能視。『醫』字即用『醫』字之頭，『西』字下『西』字又為兩丁入目之象，故曰『眼不醫不瞎』。

莫豪自灸壞之後，方悟求醫之誤。於是更不求醫，只獨坐靜養，還指望兩目養得轉來，把畢姻之期改了又改。看看日復一日，瞳神漸散，竟不能夠好了。自想『晁家只有一女，怎肯配我廢疾之人。不如及早解了這頭姻事，莫要誤了人家女兒！』

遂嘆了兩口氣，落了兩點淚，請原媒黎竹來，對他說情願退婚，聽恁晁家另擇佳婿。黎竹聞言，正中下懷。原來古淡月此時還未續弦，黎竹巴不得莫豪退了婚，好再把這頭親事去說，便欣然步至晁家。晁母因聞莫豪壞了雙目，正在煩惱，恰好黎竹到來，備述莫豪之言。晁母猶豫未決，走進房中，把這話告知女兒。只見七裏兩頰通紅，正色說道：『共姜之節，死且不移，何況殘疾。既已受聘，豈容變更，若母親從其退婚之說，孩兒情願終身不嫁！』晁母見女兒言詞甚正，便出來細述與黎竹聽。黎竹道：『嫁丈夫不著，是一世之事。以表妹這等人物，卻嫁個殘疾人，豈不誤了終身。今莫生自願退婚，又不是姑娘逼他，正該趁水推船，另求佳配。表妹一時執性不從，日後懊悔，便無及矣！』因又說起古淡月仰慕求親之意。晁母聽罷，沈吟未答，只聽得七裏在裡面啼哭起來。晁母方欲起身去看，只見春山出來說道：『小姐說婚姻大事，斷難游移。若老安人別有他議，小姐有死而已！』晁母知其立志堅決，不忍違拗，遂回絕了黎竹，再命老嫗到莫家，備言小姐守義，不肯退婚之意。莫豪的欣喜感激，自不必說。晁母擇個吉期，招贅莫豪過門。成親之夜，新娘不必攙扶，新郎倒要攙扶；姐便認得郎，郎卻不認得姐。正是：巧笑倩兮或可聞，美目盼兮不得見。

色聲兩字未能全，新郎受享只一半。

莫豪入贅後，七裏敬順無違。只是晁母有些放心不下，暗想：『招了個雙瞽的女婿，功名已沒望了，又不曾學得起課算命，做什麼生理來養家？』口雖不言，心甚擔憂。哪知莫豪文名久播於外，常有人來求他文字。莫豪口念，七裏代寫，賣文為活，倒也不寂寞。七裏因勸丈夫道：『自今以後，凡壽章誄詞之類，贊頌人的文字便做；其一應罵人的文字，切莫做了。』

從前黎表兄央你代作之文，都是些賭口快的機鋒、損陰德的翰墨。常言道：「陷水可脫，陷文不活。」文人筆端，辯士舌端，比武士兵端，更加利害。即君青年喪目，安知非文字造孽所致！」

因作絕句二首，念與莫豪聽。

其一云：

君有奇文天忌之，欲遮世眼使無知。

卻因眼眾遮難盡，還令君家眼自迷。

其二云：

莫言喪目罪無因，慧業文人孽報真。

只為君文刺人目，故將目疾答君身。

莫豪深服其言，自後黎竹再把辨揭檄文等項來求代作，便立意謝絕。

過了幾時，本城有個鄉坤，姓仲名路，號子由，以禮部侍郎致仕在家。父母八旬壽壽，曾有人求莫豪代做一篇壽文去稱賀，仲路見了，十分贊賞，知是莫豪之筆，正想要請來相見。

忽奉聖旨召他還朝，他為二親年老，欲上個告養親的疏。但洪武皇帝不是尋常疏章可以騙得他準的。曾托幾個相知朋友代為草創，都不甚好。因想起莫豪長於翰墨，特發個名帖，遣人以肩輿迎請到家，央他代草一疏。說道：『今天子性頗嚴厲，須善為我辭，委曲婉轉，方不忤聖意。久仰足下妙纔，必能代陳情愜。』莫豪領命，遂撰成一疏，中有數聯云：雖國爾忘家，勤王者不違將母；而忠須移孝，資父者乃能事君。仰思奉主之日正長，俯念侍親之年無幾。朝中廣列諸臣，臣雖歸而直力尚多其侶；膝前只唯一子，子既出而終養更有何人？慚負天恩之未答，心戀闕廷；其如親齒之已衰，悲深岵帖。時非急難，忍學絕裾之太真；夢切瞻依，乞憫望雲之仁傑。得推王者孝治天下之思，益聖臣下媚茲一人之志。為親圖報，即酬罔極於靖共；代父感恩，敢忝所生於夙夜。

仲路看到這數聯，拍掌贊道：『如此正合愚意。若一味乞休，以養親為辭，便難求准。今妙在句句視親卻句句戀主。言孝更不離忠，為臣即在為子，李密《陳情表》拜下風矣！』當下便先饋潤筆五十金，仍以肩輿送歸。及疏上之後，果然別個告養親的本都不準，只有仲路這本批准了。仲路大喜，又送酬儀二百兩。

自此以後，求文者愈多。又過半載，仲路父母相繼而亡，凡奠章行狀，皆莫豪所作，仲路又多送酬儀。莫豪家中用度，頗也有餘，晁母甚是喜歡。

此時春山年已十六，晁母要尋個好對頭嫁他出去。春山不願別嫁，願常與七襄作伴，七襄因勸莫豪收為小星。莫豪道：『我廢疾之人，蒙賢妻不棄，一個佳人尚恐消受不起，何敢得隴望蜀！』七襄見他推辭，心生一計，私與春山說通，等莫豪醉臥，卻教春山裝作自己，伴他同宿。莫豪只道是七襄，乘醉交歡，頗覺艱澀，好似初舉姻之夜。到得天明，只聽得七襄從房外走來，笑道：『昨夜好事已成，今番須推辭不得了！』莫豪那時纔曉得被妻子捉弄了去，跌足道：『你折殺我也。我本薄福人，幸得佳麗，一之為甚，何可再乎！』七襄笑道：『你本不認得我，安知我不是她！你又不認得她，安知她不是我！我與她情好無間，你今後何妨以她當我，以我當她。是我是她，只作一人，莫作兩人可也。』莫生聽說，也笑將起來。正是：比翼不妨添一翼，三生真個見三星。

自此一夫一妻一妾，情好甚濃。哪知歡合無多，又生離別。

忽有個浙江佈政司上官德，是徽州人，與仲路是同年，特托他聘個書記。原來明初不設督撫，每省佈政司，便是一省之主，公務最繁，做他書記的，須得個有才學之人。仲路受了上官德之託，想道：『若要尋好書記，非莫生不可。』遂寫書與上官德，力薦莫豪之才，說他目雖盲而心不盲，與左丘、卜氏不相上下。上官德見了書，即遣人齎書幣到來，聘請莫豪往浙江杭州任所去。

莫豪只得辭了丈母，別了妻妾，以輕舟至上官德任所。上官德與他談論，見他口似懸河，滔滔不竭，遂深加敬重，凡一應文移告示，都與莫豪參酌。莫豪住過年餘，將所得館穀，遣人送歸家中，就報與個平安信息，不在話下。那年正值杭州府遇了災荒，上官德欲上疏求免本年錢糧，托莫豪做個疏稿。莫豪即構就一篇，其略云：鴻基始開，或未便遽陳災異；賦式初定，似不容輒議蠲除。

然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；永清之餘，正鬚髮盈。長沙痛哭，告之明主而何疑；監門繪圖，獻之盛朝則無罪。救荒既未有奇策，課稅宜免其常征。若僅除久欠之銀，恐官欠實非民欠；欲真行蠲恤之惡，念蠲舊不若蠲新。

此疏一上，即蒙聖旨批允，於是災民無不被澤。上官德深贊莫豪詞令之妙，能感動天聽，那時浙江按察司缺官，上官德兼理其事，因見刑獄繁多，要上個求寬刑獄的疏，也托莫豪代草。莫豪亦即草就，上略云：死不復生，繼不復續，重罪固宜矜念；笞或至斃，流或至亡，輕刑亦當軫恤。金贖雖雲寬典，貧者奈何？眚災盡有非辜，吏人莫察。乞追縱囚四百尋獄之風，願垂刑措四十餘年之治。

上官德看了，極其稱贊。但此本奏上，未蒙俞允，聖旨批道：『這本求寬刑獄，意亦可嘉。但大亂初定，姦宄尚多竄伏，立法宜嚴。創業與守舊不同。本內引用刑措等語，不合當今時勢。不準行。』旨下之後，莫豪對上官德道：『聖旨雖則如此，明公若能於刑獄之際，每事從寬，所全實多矣！』上官德從之。

凡定罪案，多所矜宥。

莫豪在上官德署中住了二年，賓主之情甚篤。上官德欲請名醫替他醫治兩目。莫豪自料其目已不可救，也不去求醫了。

忽一夜，睡夢中見一判官模樣的神人，對他說道：『我奉東獄帝君之命，特來換汝兩目。』說罷，便手把莫豪兩眼挖出，卻並不覺疼痛。那神人於袖中另取出兩雙眼睛，安放在莫豪眼眶之內。莫豪夢中吃了一驚，醒將轉來，忽覺得眼前一片光亮，定睛看時，只見帳外曙色照窗，室中諸物無不瞭然在目。喜出望外，慌忙披衣而起，引鏡自照，見兩目黑白分明，比當初未盲時的雙眼，倒覺清爽些。便走出房來，見了上官德，告知其故。上官德也不勝之喜，說道：『此事上天憐才，特賜足下以既盲之視。從今以後，功名可得也。』莫豪道：『晚生久為廢人，今幸得見天日，已出意外，豈敢更望功名？』上官德道：『以足下之才，豈有終困牖下之理？』正說間，外堂傳報老爺高昇了。原來上官德奉旨昇授刑部右侍郎，當下接了恩命，即將印務交與署印官員，擇日起身進京。是時洪武皇帝建都南京，上官德帶領家眷，望南京進發。莫豪欲辭別歸家。上官德道：『今年正當鄉試之期，足下可同我到京，商議進場之事，不必歸去。且到前面鎮江口上，寫封家信，差人到揚州報知宅上便了！』莫豪歡喜從命。上官德遂另撥座船一隻，與莫豪乘坐，一齊赴京。正是：向來望闕嗟無路，今始披雲得見天。

話分兩頭，不說莫豪在杭州起身，且說晁家自莫豪出門後，只接得家信一次，以後更無音信。又聞杭州飢荒，又訛傳疫厲盛行，甚是放心不下。至第二年，忽有一人到來，說是浙江佈政司差來報信的，道莫相公染患疫厲已死在杭州了，有代筆的遺書一封寄到。晁家吃此一驚不小，拆書觀看，書中只叫妻子速速再醮。七襄與春山見了，幾乎哭死。看官，你道這假信從何而來？原來是黎竹與古淡月商量下的計策。黎竹怪七襄執拗不肯改配，又怪莫豪舉姻之後，便不肯替他代筆，古淡月又深慕七襄美貌，故乘機設下此計，要哄七襄改嫁。當時，晁母正患病在牀，聞了此信，病上添悲，服藥無效，嗚呼死了！七襄與春山十分哀痛，家中無主，古淡月又使人來議婚。七襄於新喪重孝之中，忽聞此言，好生悲憤。春山道：『相公凶信未知確否？數百里之外，一紙代筆的遺囑，何足深信？今當遣人往仲鄉官處一問，必知實信，且可仗其力，禁絕強暴逼婚之事。』

七襄點頭道：『說得是！』即使人往仲家探問。不想仲路服滿起官，已帶家眷赴京去了。七襄與春山商議道：『相公未有子嗣，設或凶信果真，須是我親自去扶柩回來。』春山道：『小姐若去，妾願相隨。』兩個計議已定，等晁母七終之後，即收拾行李，教老嫗看守家中，另喚個養娘和一個老蒼頭隨著，買舟竟往杭州。

在路行了幾日，來至蘇州吳江縣地方，因舟子要泊船上岸，偶傍著一隻大官船泊祝那官船上人嚷將起來，持篙亂打道：『我們有官府內眷在船裡，你們什麼船，敢泊在此！』老蒼頭便立向船頭上回答道：『我們是揚州來的船，要往浙江上官老爺那裡去的，也只有內眷在船裡，望乞方便，容我們暫時泊泊罷！』官船上人聽說，即收住了篙說道：『我這裡便是上官老爺的船了。』蒼頭睜眼看那官艙口封皮上，卻寫著刑部右堂，便道：『不是，我們是要到上官布政老爺那裡去的！』官船上人道：『我家老爺正是布政新昇刑部的。你們是誰家內眷，要來這裡做什？』蒼頭聽罷，答道：『我們是揚州莫相公的家眷，特來探問莫相公消息的。』說聲未了，官艙裡早傳出夫人的旨意來，說道：『既是莫相公的內眷，快請過船來相見！』原來這夫人就是上官德的奶奶熊氏，因上官德往岸上拜客去了，泊舟在此，聽得船上人爭鬧，偶向官艙口紗窗內見看，望見小船裡有兩個戴孝的美貌婦人。後聞說是莫家內眷，正不知他為什涉遠而來，因即叫請來相見。當下七襄和春山同過官船，與夫人敘禮畢。夫人問其來意，兩個細訴家中之事。那夫人卻又是個會弄巧的，且不把實話對他說。因向日莫豪曾在官德面前說起家中妻妾之賢，上官德常常述與夫人聽，所以夫人今日見了她兩個，特地要試她的真心，造出一段假話來。說道：『莫先生凶信是真，二位也不消自往浙中，待我家老爺著人去扶柩回來便了。』七襄、春山聞說莫豪真個死了，相對大哭。夫人再三勸住，因從容問道：『二位青春正少，將來終身之計若何？』

兩個一齊答道：『矢志守節，有死無二！』夫人道：『二位所見差矣，當初莫先生在日，二位不以廢疾而棄之，已見高節。今既物故，何必復守此之節，自誤終身大事乎！近日我家老爺又請得一位幕賓，才貌與莫先生彷彿，未曾婚娶，二位若肯學文君配相如的故事，老身願為作伐。』七襄垂淚答道：『婦之從夫，如臣之事主。今若可負之於死，前亦可棄之於生！』

夫人此言，斷難從命。夫人再問春山時，亦如此說。正是：松筠節操千秋烈，鐵石心腸一樣堅。

少頃，上官德回船。夫人走出前艙，附耳低言，說知其故。

上官德點頭稱嘆道：『難得她兩個如此貞節，待我如今也去試莫生一試，須要如此如此。』說罷，便到莫豪船上去。原來莫豪的船，離著官船一箭之地停泊。上官德下得船來，莫豪接著閑談了半晌。上官德一面叫舟子移舟到大船邊去，一面對莫豪說道：『足下久客在外，旅邸孤單，今有兩個新寡的美人，是足下同鄉，聞君才貌，願托終身。老夫特為執柯，未識尊意允否？』莫豪道：『多蒙厚愛，但念前妻不棄殘疾，小妾亦有同志。今不肖幸得兩目復明，何忍遂負之！』說話間，舟已到大船邊了。上官德用

手指著中艙，對莫豪道：『足下見麼？』

莫豪抬頭一看，果見有兩個穿白的佳人，姿容絕世。上官德笑道：『這兩位佳人，便是老夫欲為足下作伐的了。』莫豪正色道：『糟糠不下堂。雖則如雲，匪我思存也。』上官德見他如此，深服其義，然後細把實情告之，說此二美人即足下的一妻一妾。莫豪聽罷，倒疑惑起來。他只因向來雙瞽，不曾認得妻妾面貌，如今只道上官德因他不肯，故把這話哄他，哪裡肯信！

正是：

咫尺天涯，隔若河漢。

只為佳人，未經識面。

那邊夫人在官船中，也指著莫豪，對七襄與春山道：『這位郎君，就是我要替二位作伐的。你道好麼？』春山抬頭見了，吃了一驚，私對七襄道：『此人與相公面龐無二，只差這一雙眼睛。』夫人道：『我原說與你相公才貌相同。這般好郎君，休要錯過！』七襄變色道：『縱有子都之美，妾心已如槁木死灰，更難改易！』春山也道：『我二人立志不移，夫人幸勿復言。』七襄便起身告辭，仍要到自己船中去。夫人那時方信她兩個真心，一把扯住七襄，笑道：『老身豈是肯勸人改節的。』

這位郎君實即尊夫也。』因把莫豪未死，夢遇神靈，開瞽復明的事，對她說了。七襄哪裡肯信，對春山道：『相公縱使未死，兩目久已無救，豈有無端忽明之理。天下少甚面龐廝像的，多應是夫人哄我。』春山也如此猜度，兩個都不肯信。正是：彼此各相猜，不肯信為實。

大人弄虛頭，凡戲真無益。

上官德走過官船，請夫人到前艙，大家述了兩邊言語。夫人道：『我們因欲試他，故先把假話哄他。他今倒把假話認做真話，真人認做假人，如何是好？』正躊躇間，只見家人傳稟有個三隻耳朵的道人，說是莫相公的舊友，特來求見。虧得這個人來替莫豪夫婦做了個證盟。

你道那人是誰？原來就是聞聰。他自從入天目山訪道之後，依舊時常夢斷冥獄。忽一夜，夢一金甲神將，傳東嶽帝君之命，召他前去。他隨著神將來至一座寶殿之下。朝拜畢，帝君傳旨宣入殿中賜坐，說道：『聞卿善斷冥獄。今特召卿來，有話要問。』聞聰道：『願聞聖諭。』帝君道：『人有三魂，罪孽重者，一魂入地獄受若，兩魂化作兩人，在陽世受報。其罰不太重否？』聞聰道：『作孽受報，譬如債債者必須加利。其罰不為重。』帝君道：『向有幾宗疑案，至今未決。卿試為我決之。』

聞聰問是哪幾宗公案？帝君道：『漢伏後、董妃，為呂后後身，曹操為韓信後身，華歆為彭越後身，然則曹操、華歆之罪，可末減否？』聞聰道：『呂氏以母后殺功臣，誠為過矣！曹操、華歆以人臣殺后妃，罪莫大焉！此宜分別定案。韓信、彭越之功，另以福報報之；曹操、華歆之罪，豈容末減！』帝君道：『唐朝王皇后、蕭淑妃，又為呂后後身，武則天為戚姬後身，然則武氏之罪，可末減否？』聞聰道：『嫡庶尊卑之分，不可不辨。呂氏以母后慘殺妃嬪，固為惡矣！武氏以妃嬪慘殺母后，逆莫大焉！亦當分別定案。戚姬貞潔無暇，另以善報報之。武氏淫逆之罪，豈容末減！』帝君道：『宋徽欽二宗，為太宗後身，金兀朮為德昭後身，黏沒喝為光美後身，高宗為錢鏐王後身，秦檜為趙普後身。錢鏐王怨太宗收其土地，故不肯迎還二聖。趙普曾勸太宗自立其子，故以主持和議，不迎二聖為贖罪。』

然則高宗、秦檜之罪，可末減否？』聞聰道：『以人君收降王之土地，不為大過；以子弟而不報父兄之仇，其罪大矣。宋太宗之惡，在背兄滅弟滅姪，而不在收錢氏土地。德昭、光美化為宋之敵國以報之則可，錢鏐王化為宋之子弟以報之則不可。』

高宗之罪，豈容末減！至於秦檜，兩世俱為奸臣，當永墮鄴都地獄。』帝君道：『宋之帝日內為理宗後身，元伯顏為濟王後身，其事何如？』聞聰道：『濟王之死，其罪在史彌遠而不在理宗。』帝君道：『韓胄、史彌遠皆為奸臣，其罪輕重若何？』

聞聰道：『韓（彳卂）胄雖有逐趙汝愚、毀朱晦翁之罪，而有追貶秦檜、追封岳武穆一事可贖史彌遠雖有殺韓（彳卂）胄之功，而其謀害濟王之大罪，決不可要以權臣逐賢臣，其罪猶輕，以權臣擅廢太子而又殺之，其罪至重。韓（彳卂）胄已受戮於生前，復剖棺於身後。史彌遠幸保首領以沒，雖前世曾為高僧，而其罪豈容末減？』帝君聽罷，舉手稱贊道：『卿言俱極合理，當即上奏天庭，候旨定奪。』言畢，使人送聞聰下殿。聞聰猛然覺來，其言歷歷可記。

過了數日，忽又夢帝君相召，聞聰復應召而往。只見帝君下座相迎，禮數比前甚恭，揖聞聰就坐，對他說道：『前日卿所言，上帝已皆依議。深嘉卿斷獄之明，特命復矣兩聰，更賜神耳一隻，以優異之。』說罷，只見一個判官用金盤托著一隻耳朵，走至聞聰面前。先把他兩耳只一拍，然後取盤中這只耳朵安放在他腦後。聞聰正起身拜謝，只見又有一個判官自外而來，捧著兩卷文書，跪啟帝君道：『南直揚州府城隍、浙江杭州府城隍都有申文到此。』帝君接來拆看，說道：『原來為莫豪之事。』聞聰聽說莫豪名字，遂問道：『莫豪乃臣之好友，未識他有何事？』帝君道：『莫豪長於筆舌，善於譏刺，有傷厚道，已經奪其兩目，使為瞽人。近日悔過自新，多作造福文字，故兩處城隍申文到此，求復其兩目之光。今當取他的功過來查，如果功多於過，准與開復。』便教判官取他平日所作的文字來。少頃，只見判官取出一大束文字，放於地上，說道：『此是莫豪之過。』又指著手中一小卷文字，說道：『此是莫豪之功。』帝君命取平等秤來權其輕重。卻又作怪，那一大束倒輕，那一小卷倒重。聞聰見了，心甚異之，因對帝君道：『這兩項文字，乞賜一觀。』帝君便叫判官送與聞聰看。聞聰接來看時，那一大束文字都是些識譚笑罵之語，那一小卷文字，卻是幾個疏稿：一是代禮部侍郎路告養親的疏，一是代浙江布政上官德求免錢糧的疏，都蒙聖旨批允的；一是代上官德求寬刑獄的疏，聖旨不準行的。聞聰問道：『只此三篇，何以少足勝多。那不準行的疏，如何也算是功？』帝君道：『告養親雖係一家之事，「百行孝為先」，其功不校至於蠲租恤刑，意在全活萬民，不論准行與不準行，其功最大。莫豪有此大功，不但當復其明，併當榮其身、昌其後矣！』便吩咐判官道：『莫豪兩目已壞，不可復救，今可另取二目換之。』判官領命而去，帝君對聞聰道：『莫豪所換兩目，不過是凡目。卿所添一耳，乃是神耳，無論遠近，但心中想著何人，想著何地，便聞此人之言、此地之事。嗣後好生保重，登仙醮不難也。』言畢，起身相送。聞聰醒來，果然兩耳不聾了。至明日，腦後發起癢來，忽又生出一隻耳朵，好生驚異，遂自稱『三耳道人』。

想起夢中所云莫豪一事，正不知他幾時盲了雙目，又幾時替人草疏，纔一動念，早聽得莫豪在浙江佈政司衙署中，遂買舟望杭州一路而來。後又聽得他在吳江舟次，因即追蹤至此。

當日上官德請聞聰至莫豪舟中相會，備述夢中所見所聞，各各嘆異。莫豪央聞聰聽聽自己家中之事。聞聰聽了，道：『尊嫂、如嫂已在此間，何不相見？』莫豪聞言，方如夢初覺。

那時共動舟中之人。七襄與春山細察情由，方纔曉得莫豪開瞽復明，乃是實話。正是：一天疑陣今纔破，半晌迷津幸得開。

上官德請莫豪與家眷相會，彼此喜出望外。聞聰辭別莫豪，竟飄然去了。

莫豪自與七襄、春山做了一處，同舟赴京。七襄訴說別後之事，莫豪知晁母已死，十分傷感；又猜這假報死信的，一定是黎、古二人所為，不勝惱恨。因也把夢中換眼的奇異述了一遍。那時仔細端詳兩個佳人，方纔認得一妻一妾的美貌。遂取筆題詩一首，贈七襄云：頻年想像意中面，此日端詳眼裡花。

口授每煩揮彩筆，目成今始識仙娃。

臨妝玉臂瑩秋水，貼翠雲鬟麗早霞。

更向鸞窺鏡錦字，銀鈎筆勢恁能差。

七襄看了，亦和韻吟一律，以答之云：

開瞽已開雙目瞽，看花亦看兩枝花。

不因體相輕纜士，豈以形容重麗娃。

漫道芳姿映冰雪，須知高誼薄雲霞。

巫山山外山重見，此後襄王莫認差。

莫豪看罷，深服其詩意之妙。自此三人情好，比前更密。

到了京師，上官德正欲替莫豪開復前程，恰好仲路在京為禮部尚書，聞莫豪兩目復明，不勝之喜，便替他註明部冊，做了儒士，只等秋闈應試。是年正值洪武皇帝立建文君為皇太孫，群臣俱上賀表。上官德央莫豪撰成一表，隨眾進上。洪武皇帝遍閱百官賀章，無當意者，獨看到上官德表中一聯，十分贊賞，親用御筆加圈。那一聯道：月依日而成明，半協大易之幾望；文繼武而益大，洪宣周誥之重光。

原來建文太孫頭生得匾，太祖呼之為：『半邊月兒』。此一聯內，把半月合成明字，又以文濟武，合著洪武年號。所以太祖看了，龍顏大悅，即召上官德至御前，面加褒獎。上官德奏道：『微臣愚陋，何能為此。此實臣客莫豪所作也。』太祖聞奏，即降旨宣召莫豪見駕，欽授為翰林院修撰。不消進得科場，早已做了官了。正是：忽逢丹詔天還降，早已青雲足下生。

莫豪留京一年，告假歸鄉，葬了晁母，重賞晁家老嫗。及訪問黎竹時，一年前為人所訟，黜退前程，問了徒罪去了。古淡月家為火所焚，其人亦臥病不起。真個『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』。後來莫豪因譔文稱旨，加官進職，七襄與春山俱受封誥。

莫豪時常想念聞聰，卻沒處尋訪他。那時朝中有個異人張邈邊，甚有仙術。莫豪因問他：『可認得三耳道人否？』張邈邊道：『三耳道人聞聰原係蓬萊仙種，暫謫人間，今塵緣已滿，仍返瑤宮去了！』莫豪聽說，十分驚異。七襄因勸莫豪急流勇退，不宜久戀官爵。莫豪服其言，即上本告病，退歸林下，悠遊自得。妻妾各生一子，永樂年間，同舉進士。果然『榮其身、昌其後』，聞聰夢中之言，為不虛矣。此雖莫豪改過造福所致，然亦是妻子不嫌丈夫貧病，一點貞心，感動上天，天特使其夫榮妻貴，培植這一對連理枝。故名之曰《培連理》。